



主题教育学习资料

九一八！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党群工作部

2023年9月

目 录

材料 1 突封锁、破重围——东北抗联的慷慨壮歌	1
材料 2 三份历史文献中的“九一八”	8
材料 3 歌声里的“九一八”：时代壮歌与家国情怀	18

材料 1

突封锁、破重围——东北抗联的慷慨壮歌

92 年前的那个夜晚，沈阳北大营的炮声是苦难的开始，也拉开了中华民族奋起抗争的序幕。

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中，有一处复原的白桦林景观，林海雪原，展现了“朔风怒号，大雪飞扬”的恶劣环境和东北抗日联军战士昂扬的斗志，正如《露营之歌》中所写——“重任在肩，突封锁，破重围”。



东北抗日联军使用的武器装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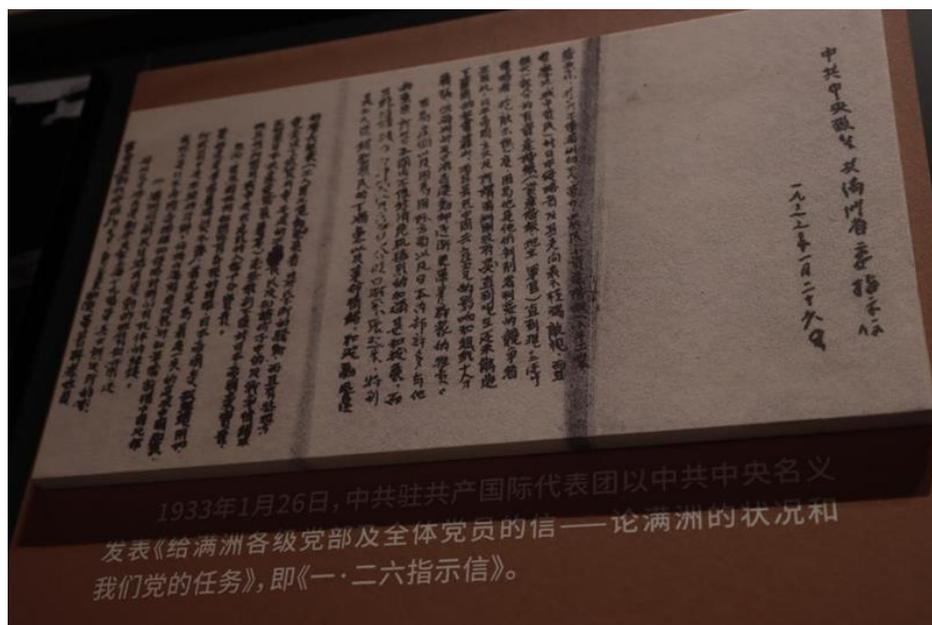
在白桦林附近一个玻璃展柜里，展示出东北抗日联军的武器装备——有鸟铳、有缴获的“三八大盖”，还有轻机枪……从中不难看出，有些武器是通过战斗缴获所得，这也反映出东北抗日联军武器装备的匮乏。

但就是这样一支队伍，几乎没有后勤补给，在最恶劣的环境里却成为抗敌最早、坚持最久的一支抗日部队。

燎原的火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就在沈阳发表了。它不仅是中国第一份抗日宣言，也是世界反法西斯第一份宣言。

东北地区的广大群众和东北军中的爱国官兵，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影响下，组成东北工农义勇军、反满抗日救国义勇军等，与日寇展开了悲壮的战斗。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内，《一二六指示信》的影印件

面对敌强我弱的局面，东北地区的抗战如何继续下去？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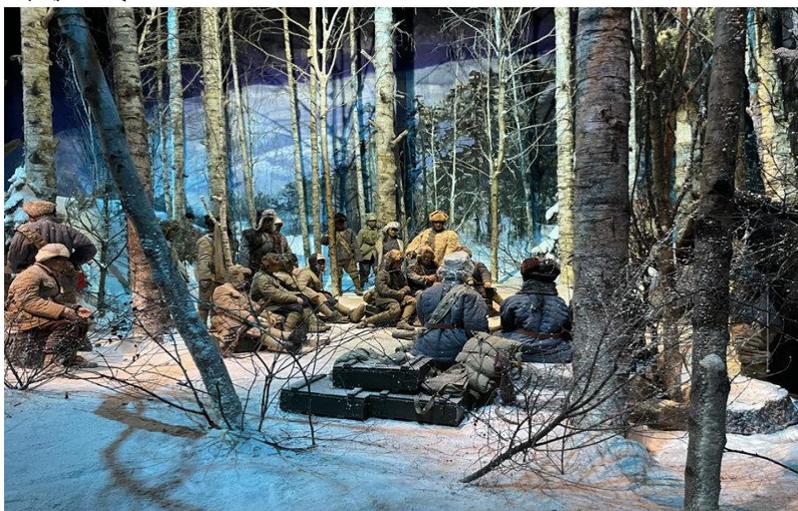
《一二六指示信》，《一二六指示信》说明中国共产党为了适应东北抗日斗争的新形势，主动科学地调整自己的政策，开创性地提出在东北创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东北地区党组织——中共满洲省委号召东北各级党组织和广大民众团结起来打击侵略者，并派出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魏拯民、李兆麟等一大批干部到义勇军中去，组织和领导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直到 1936 年 2 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统一改称为“东北抗日联军”。

东北抗日联军先后开辟了东南满、北满和吉东三大游击区。到 1937 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后，发展为 11 个军，共 3 万余人。在南起长白山、北抵小兴安岭，东起乌苏里江，西至辽河东岸的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他们的英勇斗争，有力打击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牵制了大量日军，支援和鼓舞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

艰难的抗战



东北抗日联军露营复原场景

杨靖宇曾提出过“四不打”，其中有一条就是无战利品可缴的仗不打。1935年8月，杨靖宇率领抗联战士在黑石嘴子伏击时，缴获战马3匹，三号迫击炮1门，炮弹8发，三八式步枪60多支和许多子弹；同年9月11日，在旱葱岭战斗中，又缴获包括迫击炮在内的大量日本新式武器。

杨靖宇将军的3支随身配枪中，有两支是从敌人手里缴获的，其中柯尔特1908微型手枪是1935年缴获日军少将南云的，另一支柯尔特1903手枪是1937年在七道河子伏击战中缴获日本关东军园部师团东边道讨伐队本部长冈田少佐的。

从战斗中缴获武器对于抗联十分重要。毫不夸张地说，抗联在困境中坚持抗战，很大程度上是“以战养战”。这一点从中共南满“二大”对“一大”以来的成绩盘点中便可见一斑：“自南满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军队方面，队伍数目扩大新成立一个师，游击战术和战斗力大大增长，缴来日满匪军的武装，扩大轻重机关枪六倍，大炮三倍，全队四分之三换了三八式枪……”

由于抗联瞄准敌人的物资和给养攻打，日伪为此专门做了防范。1937年底，日伪当局就突然给伪军换装新型步枪及弹药，以断绝抗联现有武器的弹药来源。

然而，无论条件多么艰苦，抗联将士始终坚持与敌人

作战。据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档案记载：“杨靖宇等抗日意识坚强之干部、党员，团结一致，抗拒严峻之军警讨伐，利用讨伐之漏洞，断然袭击部落、警备机关，疯狂奔走于抗日前线，夸口说‘日本军实为豆腐军，满军乃供应我军武器弹药之部队’。”

东北抗联战士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以简陋的武器与装备精良的日伪军坚持斗争，杀伤其大量有生力量。

日本侵略军对东北抗日联军痛恨不已，称之为“满洲治安之癌”。据日本战后统计，8年抗战期间，日军在东北阵亡约4.6万人，加上受伤人员约13万余人。在这种形势下，日军在入关南下的同时，不得不在东北逐年增兵以保证其后方安全，由此可见东北抗日联军对其巨大的牵制。

百姓抗联一条心

东北抗日联军没有后勤补给，除了靠战场缴获来补充外，就只有依靠广大群众的支援。当时流传的歌谣，也印证了东北抗联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

“山脚下，小河旁，门前有棵老白杨，抗联打仗进山里，别忘我家老地方，有朝一日打此过，进屋喝碗热豆浆……”

前不久，82岁的秦贵玉向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捐赠出父亲秦永林的医书和药箱等20余件遗物。80多年前，

秦永林正是凭借乡村医生的身份为杨靖宇送密信，并被杨靖宇发展成为地下交通员。

1935年，住在华来镇文治沟的秦永林，在走村串巷为村民看病时，与杨靖宇率领的抗联部队有了接触，他和父亲都给抗联战士治过病，包括大大小小的枪炮伤。



秦贵玉向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捐赠出父亲秦永林的医书和药箱等
20余件遗物

“老父健在时常跟我讲，非常敬佩杨靖宇，说他是抗日英雄。”秦贵玉从父亲那里听到很多关于东北抗日联军的故事，杨靖宇率领的东北抗联对老百姓非常好，宁可自己住在地上，也不让老百姓下炕。正是被爱国爱民的情怀所感染，秦永林被杨靖宇发展为地下交通员，多次骑马以乡村医生的身份作掩护，为部队往返送信。

今天，虽然九一八事变的硝烟早已散去，但那段用鲜血写就的历史却永远留在我们记忆中。在中华民族最危急

之时，东北抗日联军将士吼出“夺回我河山”的誓言，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书写了不屈奋斗的光辉篇章。

来源 | 人民网

材料 2

三份历史文献中的“九一八”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馆内，由鲁迅美术学院院长李象群制作的一组群雕，正在进行底座的安装。这组群雕里共有九人，或着西装，或着长褂，但神态中都透出笃定。他们就是向世界呐喊出九一八事变真相的“九君子”。



在群雕不远处，工作人员正在布展，她手里的藏品，正是“九君子”冒死搜集的日军侵华证据——《TRUTH》的复刻件。

《TRUTH》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20分，日本侵略者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路轨，嫁祸于中国官兵，并以此为借口，

炮轰沈阳东北军北大营驻地，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1932年，在当时中国政府代表的要求下，国际联盟组织（以下称国联）同意派出调查团，实地了解九一八事变的真相。得知这一消息，以银行家巩天民为代表的沈阳9位知识分子，秘密组成“沈阳爱国小组”，冒死搜集日本侵华的铁证，向世界发出中国人的“声音”。

他们是著名银行家巩天民，金融家邵信普，医学教授刘仲明、毕天民、张查理、李宝实、于光元、刘仲宜，教育家张韵泠。

小组成员在刘仲明家里开过一个紧急会议后，一场惊心动魄的“取证”工作开始了。

当时的沈阳日军横行，百姓大多闭门不出，偶尔出门也是脚步匆匆。时任奉天商会会长的巩天民却异常忙碌——为了拍摄到日军侵华的证据，巩天民通常会选择在阳光最好的上午行动。

有一次，为了拍财政厅门前的布告，他怀揣相机，偷偷爬到财政厅对面一家商铺的房顶等到阳光刚好直射在布告牌上，巩天民瞄准时机，“取证”成功。

对于有些日军张贴的告示，白天就不方便“行动”了，“九君子”就等到晚上再拿着水瓶子，把告示润湿后完整地取下来。比告示更难“取证”的是日军直接发给伪满洲

国政府的“内部”文件。往往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了解哪些文件既有价值，又有可能接近，而且必须具体到存放在哪儿、由谁来保管？掌握这些还不够，如果对文件管理员思想情况摸得不准，贸然请求拍照，很可能被当场检举逮捕。光是为拍到一份这样的文件，“九君子”需要进行周密计划，花许多天作相关人员思想工作。

40 天的时间，一厚摞的素材整理成册，又用了 8 天的时间打印出来。材料的内容大致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各种侵华证据的汇编；第二部分是各项证据的详细说明书。为了便于国联调查团阅读，由刘仲明、张查理和巩天民负责，将材料译成英文，装订成册，签上名字，然后装入绣上“TRUTH”字样的蓝色布包。

《TRUTH》向世界展示了大量原始性、实证性和系统性兼备的罪证实物，对最终形成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3 年 2 月 24 日，国联正式表决时，以 42 票赞成 1 票反对的压倒性态度，承认东北三省为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否认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合法自卫”，确认伪满洲国是日本违背东北人民意愿建立的。

这是国际社会第一次为九一八事变做出的正式定性，不仅拆穿了日本政府一直以来各种不实之词，将其罪行公诸于众，也在舆论和道义上获得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民反

抗侵略的支持。

鲜为人知的是，“九君子”中的银行家巩天民，其实是一名共产党员。他早已于 1925 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转入地下工作，成为一个真正的潜伏者。除了周恩来、潘汉年外，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直到 1978 年巩天民去世，他的儿子在整理遗物时才发现巩天民的真实身份。

但《TRUTH》材料，人们只是听说过，却从未见过。

“九君子”和他们的后人也一直寻找，却始终没有结果。

巩天民的孙子巩辛向我们讲述了寻找《TRUTH》的经过。2008 年，他和他的家人在几经追寻后，终于收到了日内瓦联合国图书馆馆长的一封电子邮件——《TRUTH》的原件就收藏在这里。巩辛的姐姐巩捷赶到日内瓦图书馆，对原件进行了拍照并制成光盘，交由国内的家人影印并复制了那个蓝色的布包。

2010 年 9 月 17 日，“九君子”的后人集体将这份珍贵的《TRUTH》影印资料，捐赠给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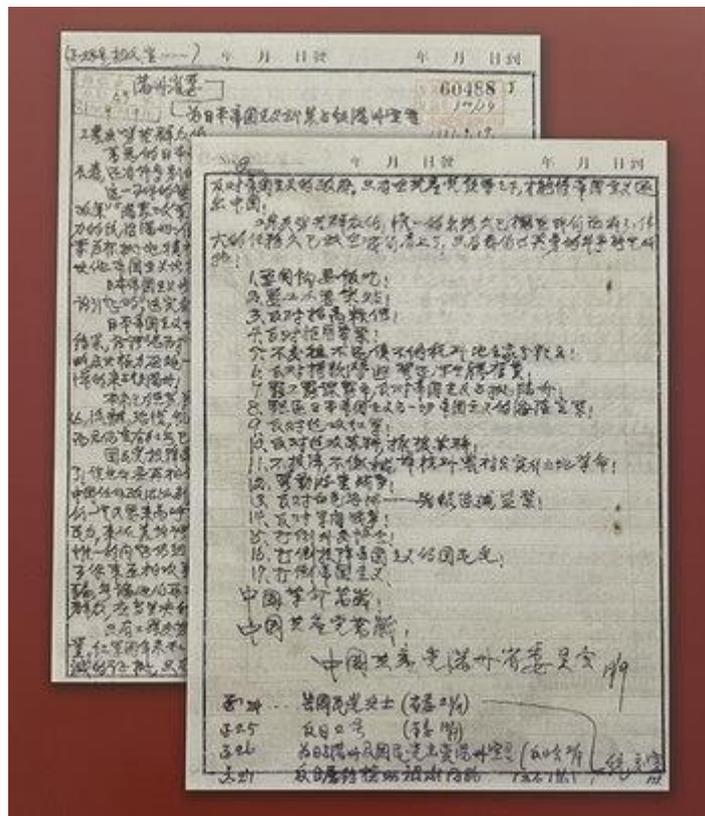
《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西南 6 公里的福安巷 3 号，一间硬山式青砖瓦房，静静地坐落在楼群之间。

这里曾经是老沈阳城最热闹的地方——北市场，三教九流、鱼龙混杂。隐藏其中的这个小院，就是中共满洲省

委机关所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份抗日宣言就从这里发出。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上午，中共满洲省委的几位主要领导人——省委书记张应龙、组织部长何成湘、宣传部长赵毅敏、秘书长詹大全、军委书记廖如愿，就在小西边门附近的詹大全家里召开了常委紧急会议。会议内容是讨论当前的形势，研究党如何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而进行斗争。会议决定要给中央写一个报告，发表一个总的宣言。



《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手稿

当天，《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就在沈阳发表了。它不仅是中国第一份抗日宣言，也是世界反法西斯第一份宣言，史称“九一九宣言”。

这篇宣言通俗易懂又不失犀利，有助于劳苦大众明白事变的真相，坚定立场；说理直白简洁，一针见血地指出事实的前因后果，有效地戳穿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谎言与欺骗。宣言直接指出这次事变的危害，把血淋淋的现实摆在人们面前，催人警醒；同时，这篇宣言并不是空喊口号，而是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

这份宣言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发出，在于满洲省委对日本侵略者的长期关注。早在 1927 年 12 月 22 日，时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陈为人就在《关于中共满洲省委临委工作给中央的报告》中表明，“在满洲的反日工作，要占革命工作的大部分”的指导方针，并不断对日本的侵略本质予以猛烈的抨击和揭露。

在九一八事变前夕，中共满洲省委特科人员就发现在沈阳站出现了诸多异常的现象：日本兵在城内巡逻、火车站附近增加了围挡、水塔增多了哨兵驻守……根据种种迹象推断，日军即将发动侵略战争。

赵毅敏在晚年回忆，当时省委把文件刻印出来后，通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学生，在街头热闹的地方偷偷一撒，带到学校往同学的书集里一塞，宣言就发出去了。

“这次冲突是奉天北大营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道所引起的，三岁孩子也不会相信这些话……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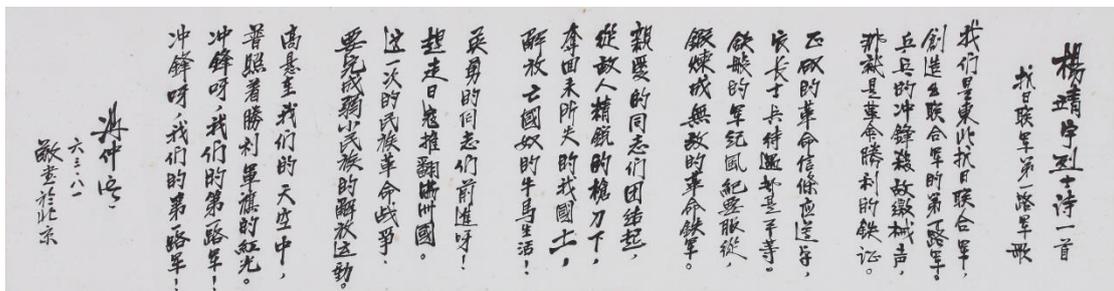
这份宣言让当时惶恐不安的东北民众第一时间听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声音。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东北人民不畏强暴，同仇敌忾，浴血抗战。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先后在东北成立抗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由此，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东北军民抗日的中流砥柱。

《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歌》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号召东北人民开展游击战争，打击侵略者。在此后的 14 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抗日联军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据统计，东北抗日联军对日作战次数 10 余万次，牵制 76 万日军，消灭侵略者 18 万。

“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合军，创造出联合军的第一路军。乒乓的冲锋陷阵缴械声，那就是革命胜利的铁证……”由杨靖宇作词的《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歌》，是抗联将士传唱最多的歌曲之一。



冯仲云书法作品《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歌》

在辽宁省博物馆展出的“笔墨映丹心”中，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冯仲云手抄的《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歌》，展现了东北抗日联军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和豪迈气概。

“夺回来丢失的我国土，结束牛马亡国奴的生活”，就是在这样的歌声中，杨靖宇率部前后展开了两次西征。



汤沟靖宇石。1936年，抗联一军第一次西征会议在这块石头上召开。

辽宁省本溪县草河掌镇和尚帽子山脚下有一个叫汤沟的地方，河岸边有一片嶙峋的黑色巨石，虽历经风雨冲刷，仍保持着当年的模样，老百姓称之为“靖宇石”。

就是在这堆黑色大石头上，召开了抗联一军师以上干部参加的重要军事会议，做出了组织抗联部队进行西征、将抗日游击区域向辽宁中部和西部扩展、与党中央及关内

抗日武装尽快取得联系的重大军事决策。这次会议被称为“抗联一军第一次西征会议”。

1936年5月，杨靖宇命令第一军第一师出发西征。但由于被日伪军三面合围，不得不放弃西征。半年后，第三师西征部队400余人从兴京县（今新宾满族自治县）出发，一路克服重重困难，冲破敌人严密封锁，经过清原、铁岭，穿过中长铁路，于12月下旬到达石佛寺和法库县三面船（今沈阳市沈北新区三面船）一带的辽河东岸。

但当年冬季气温偏高，河面尚未封冻，河口还有日寇把守，西征被迫停止。部队正待回师时被敌人包围，在敌众我寡，且地形十分不利的情况下，血战突围，牺牲惨烈。年底，西征部队余部返回清原游击区。

东北抗联第一军两次西征虽然均未达到预期目的，但仍有积极意义。西征部队沿途打击了敌人，破坏了日伪的军事设施，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政治影响，是身处日伪严密统治地区的民众深受鼓舞。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让每个人都体会到了家国沦陷的切肤之痛。从厚厚的《TRUTH》文档上的签名，我们读懂了文弱的知识分子在面对外敌入侵时的铮铮铁骨；从不到200字的《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歌》中，我们读懂了白山黑水间抗联战士收复沦陷国土的斗志；从泛黄的“九一九”宣言中，我们读懂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民族利益放在首位。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这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在 14 年的抗争中，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前仆后继赴国难，谱写了一部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

来源 | 人民网

材料 3

歌声里的“九一八”：时代壮歌与家国情怀

9 月金秋，清风徐来。

河北省定州市大鹿庄乡西建阳村的一个普通农家小院里，传来阵阵歌声：“‘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83 岁的解文岩坐在马扎上，唱着唱着，双眼里渐渐涌上一层泪水。81 岁的老伴张满囤在旁边安静地听着，用粗糙的双手搓了搓眼睛。

张满囤和解文岩是歌曲《松花江上》的作者张寒暄的孙子和孙媳。令人意外的是，张寒暄一生并未到过东北。这首令人愁肠百结的歌曲是怎样创作出来的？



1931 年 9 月，日军侵占沈阳城

1936年夏，共产党员张寒暉受组织派遣，到陕西西安应聘做教师，实际上主要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在西安期间，他耳闻目睹了东北军官兵和普通民众的流亡惨景，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他借用老家河北定州的秧歌“哭坟”的元素，以含着热泪哭泣似的音调，唱出了悲愤交加的声音。

新中国成立后，《松花江上》被编进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歌唱家李光羲当年演唱了这首歌。



歌唱家李光羲演唱《松花江上》

近日，92岁的李光羲再次在记者的镜头前深情地唱起了这首歌，老人热泪盈眶：“我的童年是在日寇铁蹄下度过的。从小就会唱这首歌，这首歌诞生在国破家亡的旧时代，我希望年轻人能铭记历史。”

战歌：金戈铁马的鼓角争鸣

秋阳正好，辽宁桓仁县枫叶渐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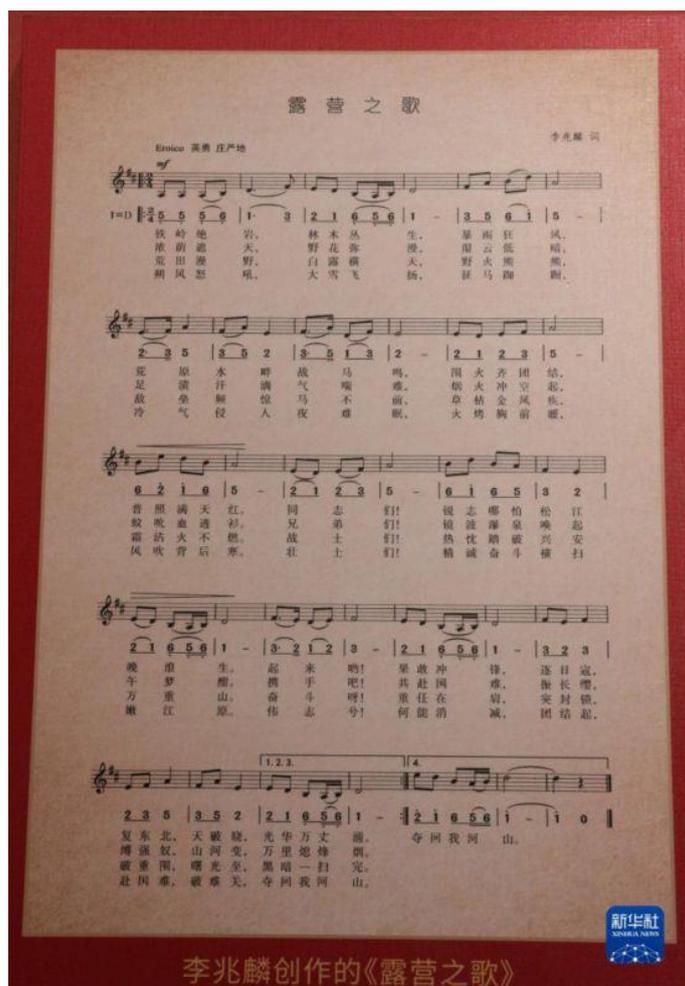
71 岁的农民吴振海照例来到村头的桓仁县抗联烈士陵园，缓缓坐在台阶前，轻轻地唱起歌来：“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合军，创造出联合的第一路军，乒乓的冲锋杀敌缴械声，那就是革命胜利的铁证……”

老人唱的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他的父亲吴文全曾是一名抗联战士，他小的时候，父亲就教他学唱了几首抗联的战歌。“那时候年龄小，也不懂这些歌词是啥意思。”成年后，吴振海渐渐明白父亲的心意：“他想要我把抗联精神传下去！”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东北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全部沦陷。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日联军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1938 年 6 月 1 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部正式成立。当晚，杨靖宇提笔创作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并亲自教唱。艰苦岁月里，激昂的歌声给了抗联战士无穷的勇气。

在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馆长张鹏一拿出厚厚的两本《东北抗联歌曲集》《东北抗战歌谣集》。“两本书收录的抗联、抗战歌曲有 700 多首，在和日本侵略者殊死搏斗的过程中，这些歌曲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也锤炼了抗联战士钢铁般的意志。”张鹏一说。



李兆麟创作的《露营之歌》

《西征胜利歌》《露营之歌》……时光荏苒，透过一首首经过岁月洗礼的抗战歌曲，那段全民族不屈不挠的抗战史跃然纸上，人们仿佛置身于烽烟年代。

壮歌：新时代的澎湃潮声

湛蓝天空下，9月17日9时35分，G906次高铁列车从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旁飞驰而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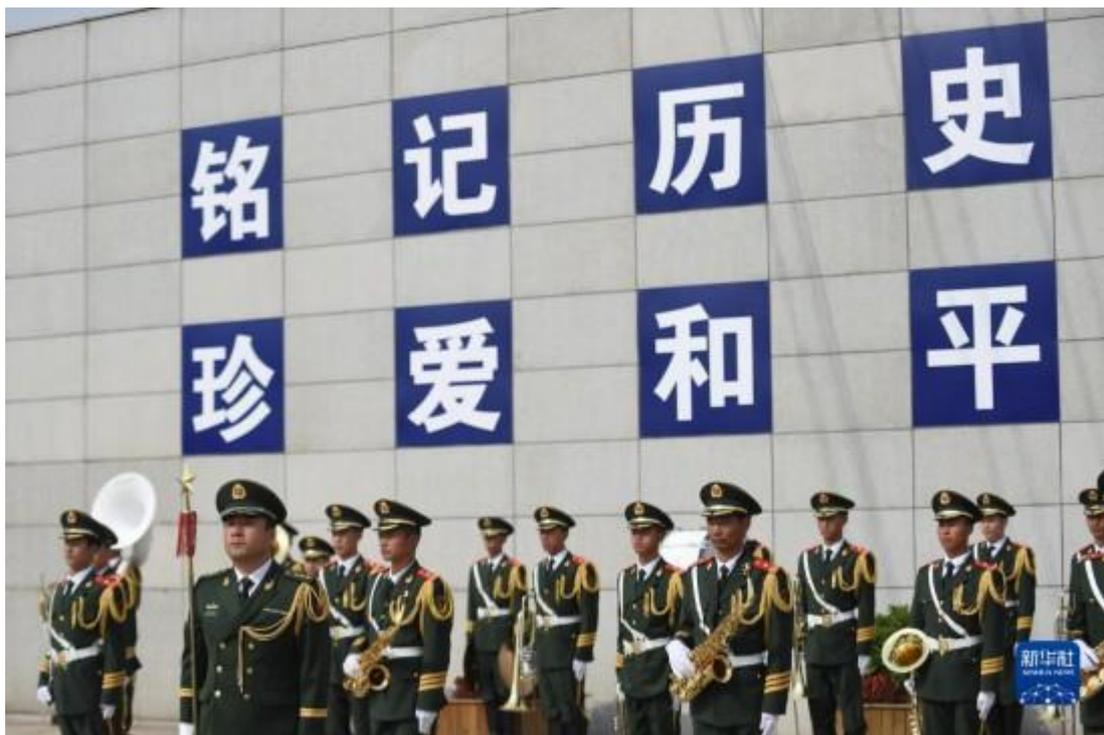
2018年9月18日，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历碑广场举行

驾驶室内，46岁的司机赵凯目视前方，神情专注。车厢里，歌声流淌：“我的家，在北方。长子心，轻轻讲。你已变了模样，沈水之阳……”

这是沈阳市不久前发布的城市宣传歌曲《沈水之阳》，旋律优美，赵凯偶尔会情不自禁地哼唱几句。

赵凯行驶的这条线路是京哈铁路，从当年日军炸毁的南满铁路柳条湖段的几十米远处经过。

列车驶过，赵凯情绪有些激动：“90年前，我们的国土上跑着日本侵略者的火车，中国人受尽屈辱。90年后，沈阳这座城市越来越美，国家也越来越强大，屈辱的旧时代一去不复返啦！”



2015年9月18日，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举行的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现场

在距离“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不远的北大营社区，62岁的居民郑玉武骑着自行车来到修缮一新的北大营遗址陈列馆看看。这处在“九一八”事变中被日军炮轰的东北军驻地，如今四周高楼林立，繁华热闹。

“我从小在这附近长大，亲眼见证了这些年的变化。年轻人应该懂得：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郑玉武说。

热闹的街区里，传来前几年很流行的歌曲《家在东北》的旋律：“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那里有满山遍野大豆高粱/在那青山绿水旁/门前两棵大白杨……”歌词与《松花江上》何其相似，但歌声里，悲伤不再，自由与欢快的气氛，在街区里散弥漫。

来源 | 人民网